

V. 257.01

祖國在我身邊



老留學生憶留學專輯

1651

96

30

西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
Y/T231/1-2

西安文史资料

第十六辑

老留学生忆留学专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〇年八月

编 审：赵文杰 徐国馨
编 辑：张久令 简 政
 佟庆利 李 萍
校 对：李 萍 佟庆利

**西安文史资料
第十六辑**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西安市莲湖区友谊印刷厂印刷

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1/25 字数：171/千字

印数：1—3000册 工本费：2.5元

《老留学生忆留学》目录

文章排列以出国先后为序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留欧纪实····· | 李仪祉 (1) |
| 己酉年赴欧日记····· | 李仪祉 (23) |
| 八十七春秋忆往事····· | 谢树英 (33) |
| 忆留德····· | 杨钟健 (39) |
| 留学杂谈····· | 侯宗濂 (56) |
| 忆留美····· | 张伯声 (62) |
| 六十年前在美国····· | 姜长英 (65) |
| 大革命失败后留日见闻····· | 冯润璋 (92) |
| 在意大利的两个春秋····· | 周 尧 (104) |
| 意大利留学回顾····· | 王宏基 (117) |
| 留日杂感····· | 江宏俊 (120) |
| 回忆留比····· | 杨彭基 (123) |
| 赴美国学习农业····· | 徐树基 (127) |
| 先后去美待遇不同····· | 蒋咏秋 (130) |
| 从美国归来····· | 宋寿昌 (134) |
| 留美二、三事····· | 胡 征 (137) |
| 留美的一鳞半爪····· | 钱祝钧 (140) |
| 美国的种族歧视····· | 王海北 (144) |
| 在加里宁工学院····· | 蒋侠民 (146) |
| 在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····· | 马世良 (149) |
| 紧张刻苦的留苏生活····· | 张志文 (152) |

切莫辜负祖国的希望·····	王景林(155)
留苏生活片断·····	周尧和(157)
在莫斯科中央体院·····	周成之(159)
莫斯科的回忆·····	刘振江(164)
难忘的列宁格勒·····	宫同伦(169)
赴苏学习散记·····	许 荃(175)
留英生活·····	王建华(189)
资料:	
留学与救国·····	王奇生(198)
对外交流四十年·····	刘学思(211)

留 欧 纪 实

李 仪 祉

作者简介：李仪祉（1882—1938），原名协，字宜之。陕西省蒲城县人。1904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德文预备班，毕业时获举人衔。1909年和1913年两次赴德学习铁路土木工程和水利专业。1915年回国后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、教务长。1922年回陕，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，后又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；主持修建了泾惠渠、洛惠渠、渭惠渠、梅惠渠等关中“八惠”水利工程，为陕西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32年他在西安创办陕西水利专修班，1935年将专修班迁入武功农专。1933年至1935年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，致力于黄河治本计划的勘测与研究，写出了《治黄关键》、《黄河治本的探讨》等40余篇专著和报告。他还写了有关长江、汉江、海河等河流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多篇。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。

我上了路以后早行晏宿，走到河南地界，遇见一个车子，插着河南陆军学校的旗子，有三个人坐着。他车慢人多，我的车轻而快，每次下店，总是我先到，占了上房，那几个陆军颇露愤愤不平之色。路上买吃的，给人家小钱，人家不要，便瞪起眼睛骂，旁边一个老头劝卖物者莫与之争，说：你都不看那是干什么的吗？有一次，我又下了店，幸而有两个上房，我占了一

所，他们后来，一下车便怒冲冲闯入我的房子，我看见他们进来，便很和气的招呼他们，他们不理，又出去到隔壁那房间去了。这一晚，听见他们舞拳试剑，闹了大半夜。第二天，我的车户才告诉我，昨晚店中幸有二上房，不然，他们预备打你。我愕然说，以后我再不占上房就是了。车户说，他们有什么武艺，昨晚的伎俩，我也看得来，幸而没有打架，若要打起来，不但我帮着你，连他们车户也都帮着你。这车户一路受他们的辱骂也够了。我由此知道，中国前途，要受武人之害。

京师大学堂发榜后，我本样样功课都是最优等分数，因为物理不及格降为中等。然而我考试时，物理答案，无一不对，并且写的都很工整，到京见Kaiper询之，K云，那儿的话，你的物理答案很好，怎么会不及格。毕业试卷，教席评定甲乙后，复由学部会同学堂监督，教务提调复评，抑之扬之，上下其手。王仰先与我同例，德文不及格降为中等，大闹一场，要索原卷交众公评，主试者又复提为优等，这多笑话。毕业同得举人衔，最优等以内阁中书任用，中等任七品小京官，分发我□，我哪有心作官，所以也不争究。领毕业文凭，举人官照，得花十二两银子取领，我也不要了，即此便到上海去。

这一次到上海，还是循京汉而下，由汉口转往上海的。有羌白李君厚生要到上海读书，与我同行，到汉上，栈房里替我们订了一个野鸡船（三大公司之外，当时皆名为野鸡船），官舱每位只七元。到上海，下到□利栈，就在公馆马路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栈房还很小，房屋卑陋，每人每天，连伙食只四角钱。

西潼铁路局同时派出洋的，还有刘梦锡赴美。他祖父是上海候补道，我同梦锡还莫有见过面，他听见我来，晚上便到栈房访我，一见面投机的了不得。第二天，我到梦锡家里回访，拜见他的祖父同他的叔父文卿，留我吃便饭，现在想起来那老人家精神矍铄、和□□的样子，真是一位年高有德的人。此后又访见了于

右任（即伯循）、同乡商人义厚、宋子才、刘鸿臣。又到中国公学去访同乡严敬斋、张奚若、王岐山。又会见了吴希真。严、张那时候在学堂拘谨的很。他要请我吃饭。出得校来，遇见一个番菜馆，三人占了一个桌子，仆役送上菜单，严敬斋一看，牛扒、猪扒，一概不懂，说是什么扒什么扒，怎样吃法？只看蛋炒饭，□□是什么东西，好，来个蛋炒饭罢！仆役果然送上一盘蛋炒饭，带一个铜质羹匙。敬斋大怒，说，三个人，一个匙，怎么吃，混帐。我一看他们还莫有吃过番菜，我在北京吃过两次，也不好意思说，只是暗笑。仆役果然又添了两个匙，三人同吃，吃完了，问还吃什么呢，我说，算了罢，再吃也吃不饱，于是会了帐出来，他们向我道“对不起”而别。王岐山一天说，他们请你吃大菜吃不饱，我请到一个徽州馆子吃面罢。我说，好。倒吃了一个痛快。吴希真那时更拘谨，作了一首古风赠我别，推勸太重，我不敢当。

这一年甘肃大旱。于右任在上海办《民呼报》替甘肃筹赈，九亩地新舞台唱义务戏，我同李厚生去看了一次。演饥民杀子供父母食，太觉残忍刺目，我告诉右任，这戏虽是动人，但上海中外观瞻之地，未免太显野蛮，右任亦以为然。到同济学校访 Schendler，见了面很欢喜，他引我参观医学校，又到宝隆路参观新校址，连着几天忙碌。替我订船票，办西装，又教我怎么样穿着，热心友谊真可感。临行，又给我两封介绍信，一致其父（在 Bremen），一致柏林某君，嘱为照应。

我的长辫子，到上海后已自行剪掉了，在本省及北京住学堂时，每天打早起来梳头；甚觉讨厌，恨不得剪去，这时剪去，又自觉相随二十余载，一旦抛却，甚是惋惜。后由梦锡领我到百老汇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馆修修才像个洋头了。那时差不多上海人都不會讲官话，我也一句上海话不懂，街上买东西，真是作难，梦锡帮我忙不少。

我送梦锡上船，送他到吴淞，又乘送客之船而回，那时候外洋大船，还不能进吴淞口。

约我同行往德国的，还有一个同学徐子寿，他是前相徐郙之子，气概阔绰，德国公使、德华银行总办同他家都有交情，一切出洋事情，早由京办的妥妥当当了。开始的前几日，他由北京赶来。他订的头等舱位，我订的二等，到上海会过了面，约船上再见。船名LuioW。

时为1909年（宣统元年），我年已27岁。西历7月间，我也放了洋。送行者同乡诸学生。挥别后，我便整顿行李入舱，洋仆役来，先与以墨饼二元（注：即银元，当时流行的是墨西哥铸造的鹰洋，故称墨饼），役大喜，此后便特别招呼我。

一路乘风破浪，意兴甚豪。徐子寿时常到二等舱来问我谈，好在都不晕船，他告诉我许多笑话。船中的便桶很特别，上面的坐板，有弹簧时常翘起，一坐压下去，便有水重重流出，子寿一坐，听见屁股下面重重，吓得跳起来，一看什么又莫有，后大着胆子去便，才知不过如此。他们头等舱最讲究，吃饭非穿礼服不可，子寿他慌慌张张就了饭位，大家都对着他看，他自己一瞧，外面的大衣莫有脱去，赶紧脱了，又坐下，大家还是对他看，他自己再瞧，不好，连雁尾服也一齐脱掉了，不由自己大笑。

船上二等舱的仆役，都会奏乐，每日到头等舱去奏一次，其余都在二等舱上，一路非常快活。

船到了福州附近，男妇登舟卖物，以雕像漆器为多。头等舱上，有一个姓刘的，是个华侨，住槟榔屿，营锡矿，家甚富，这人的本事不小，不但会说中国话，并且广东、福建、上海、北京的口音，都通畅流利。外国语如英、法、德、日本、意国语，都可算通。马来语不用说是他的方言。不久，便来了一个穿着短装制服、带着翎顶大帽的人来，刘君说，我有两个朋友，请你招待他们各处看看罢。那人奉命维谨，可知刘的为人，牛皮不小。

于是我们便跟上那位招待员瞧了许多地方。一个博物院里面，陈列最特别的是鳄鱼最多，是本地的出产。

新加坡，除马来中国人外，印度人很多，有的长得很古怪难看的样子，不似在上海的印度人漂亮多矣。

船到了槟榔屿，那位刘君说：“这到我自己地方了，非我亲自招待不可。”他先领我到他的铺子里，一坐下，便有许多伙计前来请示。有讲马来话的，有讲英国话的，纷纷然。刘君一一应付甚简捷。事毕，吃了个便饭，便领我们去游玩。还有一位美国少年，一个印度人也跟到一块，先坐上马车，跑了许多街道，进了一回戏园子，听了两出。刘君说：“你们从北京来，还看得上这个戏吗？”便复出。天晚了，走到一个街上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挂一个碌碡大的红纸灯笼，我很觉奇怪，刘君领我们直入一家门同样也有红灯笼的，上了楼，大堂屋里有许多粉白黛绿的，我才明白是一个妓院所在。可怜我生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进妓院，又在海外。刘君进了一个房门里面，早有一妓迎接，刘君又开了几个条子，一会又来了两个。可笑这些妓女，都是乌黑的脸蛋，硬摸上粉，又摸不匀，一道一道的黑印漏出来，又都是赤足穿草鞋，足胫上带一个多粗的银圈。一时摆上酒席，燕菜席面，我还是头一回吃。刘君把三个妓女左右及怀中拥上抱上，自乐其乐，说：“我们商人，便如此随便，你们求学上进，切不可学我的坏样。我也不过给你们见识见识。”……我笑了笑。俄尔酒席散后，他送我们上船，又送我们一大篓菠萝蜜，萍水相逢，如此隆厚，甚为谢谢。第二天开船了。南洋岛中，船上的珊瑚求卖者甚多。马来人坐极狭之船，仅可容足，一长木横其上，向大船行乞，掷钱海水中，便一跃而入，淹没水中如蛤蟆然，一握得钱，啣于口中，复跃而上，百难失一。

船到了锡兰岛之哥伦坡，才看见许多可怕的人形。上了岸，拉人力车的争来兜生意，说：Lo bring you to Jahzanese

to Japanese music.他们把我们当日本人,我们雇了一个人作向导,看了一个佛寺,前有佛冢,葬一佛牙,殿内金玉佛像甚多,楼上有贝叶经无数。又有一人,蹲在那里用小刀刻写经文,非常之快,一元印度钱买一叶,我曾买了一叶。又逛了许多地方,我都忘了。随即上了船。第二天开船又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,到了亚丁(Aben),这地方也归英国人管。岸上一望沙漠,莫有多少上下货物。装煤炭的尽是黑人,装完了煤,一群黑人就在驳船上大跳其舞,且舞且唱,也不知唱些什么,煞是可笑。煤上好,船就开了。过红海,两岸仍是沙漠,蒸热得人脑痛。走了四天,到了苏伊士河口。这时候,苏伊士还莫有放宽,只能容一个船,分站往来,对面如有船往来,先用电话通知,此船须候到那船过来,方始放行。一天过去了,到了泡采(Run Soid)是埃及地方,上船做买卖的,尽是土耳其人,卖的东西:土耳其花边、埃及式铜链、鸵鸟蛋、鸵鸟毛扇。我买了扇子两把,徐子寿上岸到开罗游了一次,在亚历山德登船。泡采停了一天,又走了三天,到意大利的Nccpel,同一个德国人上岸游玩了一天,饿了,到一饭馆吃了一盆goulonn、一盘面,又到一个高山上吃了杯酒,酒甚佳。上了船,又一天到genna,中欧大半的人,都由此上岸陆行了。偏我同徐子寿不下船,一直出Cioralter经英国海峡,过比利时Antwerph搭火车到比京Brasscl继续玩了一回,一直到Zrcmerharcn方才舍舟登岸。有江西王颂臣到此来接,他是许子寿的朋友,随即搭了火车到Bremen,刚上了车,有一位德国老先生上前问道:“有位李协君,是那位。”我答道:“在下就是”。他说:“L是Scendlenr老太太派来招待的”,随即招呼我们到一个客栈歇。每客一宿三马克。

SchenJler先生当我在上海启行以前,给我写了许多介绍书,有一封是介绍给他父亲,住在布里门的,等我们的船到了意大利,他有一封寄到船上说,可以不要到他家去了,因为他接到家

信，他的父亲已死，所以我也就不打算到他家中去，谁知 Sencr
eller 老太太特托了布里门中学校一位老先生姓卫的来车站招
呼我们。当晚，把我们招呼到旅馆里，说是今天已晚，明天可同
往访沈老太太，他老先生便去了。第二天打早，又来领我们去到
沈家，老太太看见我们，想起他已经去世的丈夫、不由得落泪。
随即重托卫先生，领我们去到布里几处地方游玩，并参观卫先生
的学校。第二天，沈老太太又同我们去逛了一回公园，吃了些点
心，于是我们便辞去布里门往柏林去了。沈老太太、卫先生又送我
们到车站。到了柏林，又有王颂臣的二位朋友——路××和蒋钊
禹到车站来接，路和柏林 Unnen Lirano 一家大旅馆 Hotel
Westminister 相熟，就招呼我们住到这旅馆内，房间非常阔
气，但每天只算三个马克，住了三天，我们就另租赁房屋，住在
Grohlmonnstr, 先同徐子寿合住，住了一个月，两人要分开住，
于是又辞了房子，另找地方，我便找到 Leinnitgstr: c 一间房
子。房东姓 Mckagki, 他的夫人，非常贤惠，房钱每月二十五马
克，另加灯费 3 马克。早点亦在内。

这时候，中国驻柏林公使是荫昌。使馆是设在 Aarfu Ichel-
am 197, 使馆内有个参赞名叫向子和，帮我的忙，办了入学手续，
我便于10月间，报入 charylo Henbury Houlgliche Tuh bche
Hoensnule 的土木工程科，不久就上学了。在柏林认识的朋友
不多，除过王颂臣外，有广东的吴佩基，我们都叫他小吴。又有
陈之达，号大我，我们都叫他小陈。此外有马君武、夏元栗、阮
介藩。还有一位老先生薛君，夫妇两个，是我们从前在北京一
位德文先生名叫薛敬山的父亲，老两口常常请我到他家吃饭。其
他还有许多中国的同学，后来都不相闻问，我也免叙了。德国同
学中来往最密切者，只有一个 MÜnler Paul 是 Poscn 人。其他
都泛泛而已。

第一年教师中有 Luinpc 主讲 H M athematsk kulbo-

um, Experimente in Physik, Grunboch Physikische
Expr, Elemente; KoHer, Mechanik; Boast, Bauko-
nstruisuou; Wihe Maschineny unde C, Jcnelleo,
Dorstellende yonairicj Werner CodÜsic; Hirschberg;
Cealogg U Mineralogy 诸教师大抵皆年六七旬者, 就中以
Compc为最老, 而教授最有精神。Werner亦老健。SheHers年最
幼, 而教法甚佳。KuHer身粗矮嗜饭, 最不善讲书, 听者寥寥。

学校的费, 是以钟点计算的。每星期一点钟功课, 讲义出四
马克, 练习出三马克, 如每星期有二十点钟讲义, 十点钟练习,
则此学期纳一百一十马克, 外国学生另照出外国人税五十马克,
入学费三十马克, 以后即免。此外尚有零零碎碎的花费。

入学之始, 学校监督召集新入学生训话, 讲些工业上的经
验, 又送每人学校的章程规则, 及一本书, 为:《科学与道德》
(Wissenschaft und ihre Ethik) 是告诫青年的, 我曾把他
翻译出来, 稿子寄与郭希仁, 后来他忙着革命, 这稿子便失遗
了。

我在学校中很显出一番勤奋的精神, 一离课堂, 便入绘图
室, 常常熬到晚上八点钟才回寓所。学校是八点钟各绘图室、读
书室一齐熄灯, 管理绘图室的校役, 便进来说:“先生晚安!”
(guten Abend, inanc Herren) 就是清还莫离去的同学出去
罢。这种声, 我听惯了, 晚上回到寓所, 还要做算题, 计划题,
到十点钟就枕。

星期日, 便觅中国的同学们去玩耍。柏林是好耍的地方, 附
郭有 (Tiergarten GrÜnewald, Potsdam, Wannsee, Wer-
dec) 等等胜地, 或登山林, 或泛扁舟, 说不尽愉快的情趣。我是
除用功外, 最喜欢游览, 即觅不得伴, 也常以独游为乐。并且觉
得独趣胜于同许多人一块, 寂寞之中, 自有天然的景象作伴。常
常一个人星期日携一本书到树林中睡觉, 尝吟曰:“一卷相随势不

孤，林中偃卧鸟相呼，醒来神识忽颠倒，误识青天作碧湖。”山水而外，凡柏林所有宫殿、寺观园囿、博物馆、美术院，都游历遍了。因为别的朋友都喜欢作押邪游，尤其是与我同来的徐子寿，到德以后，直是与我不能同道而行了。他说，“他有需要非如是不可。”我素来想静，就不懂。有时晚间，我到同学处去耍，十点钟一定回寓所去休息。因我种种特异的性情，他们又给我送了一个徽号，叫：“圣人”。也有说我相貌像猴，把我叫“阿非”的。我读书以来，在私塾中，刘时轩老师一次因我常常笔下写不出来的字，便臆造了一个写上，骂我说：“你是圣人吗？”于是同学们呼我叫“圣人”。在泾阳书院宏道学堂上有此称呼。到北京因为我不肯随大家去逛，同学亦呼我为“圣人”。而到柏林犹不免，“圣人”与“猴”两个徽号，竟是与我不相离了。我自己给我起了一个号，叫：“葫芦”，还有一号叫：“脱然”。写不出来的字“脱然”，本来是和同县李襄助商量秘密通信用的，后来不大用了。而“葫芦”又给人叫起来了。有一次，我梦中作诗，说：未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老王同我好，他也不肯说。写信给三哥说，三哥回一封信说：“葫芦自葫芦，管他什么药，老王不相干，何须要他说”。我看见大笑。朋辈中小陈的徽号，叫：“南蛮”，小陈颇聪明，他十三岁时，曾在香港主笔办报，长于诗词，后来他的词，更大进步了。他的曾祖，便是前清大学者陈兰甫先生。小吴年最幼，而德语最嫻精。王颂臣和我替他起了一个徽号，叫“妖怪”

因为他的脖子是红的，后来就这么都叫起来了。小陈对我后来感情尤厚。他科学的根底太浅，我曾于到德的第二年暑假中一个月内教会了他三角和解析几何。

德国同学中来往的不多，因为他们都有个团体，什么Germania、Teutonia等等的学生会，吃啤酒、舞剑、比斗，弄的满脸都是刀痕，这便是他们的生活，我是不喜欢的。他们也不大欢迎外国人。不得已，我便与基督教学生会接近了，但是同时我又研

究佛学，我的研究佛学，并不是如何费工夫去用功，不过为看见德国 Breslan人Morb-graf 等提倡佛学，出有杂志，叫：Die Buddhivhschewelt，我心中好奇，便订购了一份看看。同基督学生会接近，也无非去听听他们讲的道理，并不想入教。而会中人常与我辩论耶佛之是非，他们却又辨不过，我现在想起来，当时又何必呢。后来，我翻译了一本Mork-graif的佛学问答，又自著了一篇《涅槃解》，都是胡闹，其实我又何尝解得“涅槃”呢？然而因此颇生出很大的影响。后面再谈罢。

德国学生中，信教的也颇少，大半信教都不过是个虚表。有一次，两个同学问我：“你在这儿有莫有Madel（意即情女）？”我说：“莫有。我们学校监督不是于开学时发给我们每人一本叫做科学与道德吗？”他们俩笑说：“谁管他呢，你们中国人也如是□学气吗？”我问他们每星期也到礼拜堂去吗？一个笑说：“是我们常常路道。”

德国气候，较之我们中国北方还冷，到冬天下雪很多。有一年，柏林市街因积雪竟致电车三日不通，雪晴之后，太阳放光，柏林的人空城而去，都到山间去看琼楼玉宇般的世界。有滑雪木履，有溜雪车，也有驾小马的雪车，男女老幼，络绎道上，非常愉快。我走到一处山隈，一个少女扑而来，手团雪球，在我身上面乱打，我也不怪，因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风俗了。

这时候，柏林又盛行轮履 Rollnhuke 之技，差不多成了人人必有之物，不论青年男女，四五十岁的人，也常常都各备一副，因为柏林的街道宽平如砥，并且不像我们中国街道人的拥挤，于是街上走路的人，十个人中，倒有三四个人着的轮履，男女学生去上学，便一路滑转得去。有时成群结队的在街上滑，可算一时的风尚之最了。

我闷了的时候，也去看戏。柏林的戏最讲究，因为他们德国人是以音乐自豪于世的。最高贵的戏，是Opera，先是柏林只是

一家，我到柏林一年以后，又添Deutsche Theater Haus 一家；其次为马戏Eirkus有两家。其他时戏 Operetic Haus 很多。每年总有一个时调出来，出来以后，到处都听人唱，而与科学最有关系的是柏林 Licher fell的 Unily，常常演解各种科学，并演关于科学的电影。音乐会很多，最大的有几百人奏乐。此外有月园Lone park，如同上海大世界的样子，都是最好消遣的地方，偶然去去，颇可畅兴。

第一次过耶稣圣诞节，在房东家。他们买了一个Tannenbaum（仿佛中国的鱼鳞松一样），挂起五彩丝线或蜡烛，并有许多水果在上面，可惜他们两口莫有小孩，一点也不热闹。

德国青年中，有喜欢学飞的，自己造些飞行器，骑上由山上往下飞，他们联我入飞会，我不愿意，婉谢之。

房东的女人颇具贤慧，一天勤勤苦做裁缝工，他的男人，喜欢吃酒，常常被人把他抬回来，放在门外，扯铃叫开门，我帮他忙抬进去放在床上，但是始终莫有听过他们两个口角过一声。待房客也好极了，所以我从此以后，再莫有搬过家。

柏林过年的情形，我可以谈谈。柏林街道，本是宽敞清洁可爱，每街两旁都有菩提树两行，过年的时候，满街树上都挂起五色纸系作彩带。早时规矩很严，每晚十时以后，即不许大声说话，这一晚，大有金吾不禁的景况，满街人乱喊：“Protit Neajahr”，而Fned richsis尤其是热闹拥挤。由晚十点到十二点，随便怎样，莫有人见怪，见了女子，抱住亲嘴，她也无如之何。要是戴一顶好阔气帽子，就会忽飞在半空中。种种狂谵不可胜述。但是一到十二点，秩序立即恢复，整齐如常。

过了新年，恢复了照例的学校生活，一个月后，又过中国年。中国的同学们聚到一处胡闹一场，也不过海外无聊的一种纪念。光阴荏冉，不转瞬间，又过了第二个学期了。

柏林附近Verder河上，有一个小山，名叫Bismarkhöh，二

三月间桃花盛开，同了几个朋友连袂去逛。遍山尽是卖酒的，有苹果酒、桃酒，游者也专以饮为事。此外有各种游戏，此处山水本占优胜，加以和风雨日，士女如云，出入花丛间，人心快乐，可想而知。可惜不知节止的人很多，到了下午四、五时后，遍山又尽是醉汉，叫嚷呼号，又成为可厌之状。我不耐，便早些回去了。这样的会，要连着十五六天不散。

这一学期内，我参观的工厂工事倒不少。计有：石矿，石灰厂，柏林马路工作，地下电车路工作，Borsich和Schwargkopf等机器厂，Grosslichterfeld材料试验所。到了夏季，更要大旅行了。地质学教师Hirschbeig年已老迈，不能行了，他派了Prof Wagner结合了一个旅行队，统共有十几个，我同马君武加入，去上巨人山（Riesengebirge）。

教授Hirschwald年老而颇饶兴趣，惜他老的腿不行。大旅行以前，我们已经在距柏林不远的地Rudorsdorf一个采石场参观一次了。我生性喜欢天然，对于岩石矿物，虽非专门，而喜欢考察，所以遇见这种旅行，最高兴参加。Rudorsdorf地质属Dyas所谓Echstein喇，Mtschelkalk喇，经助教指点，非常有兴趣，不过此处不便长谈科学。德国青年最喜欢的是酒，考察已毕，即去饮酒，啤酒酒杯径有四五寸宽，深一寸多，有个细柄，须要一饮而尽，好不作难。我本也可勉强饮酒，因在外邦，常存珍护身体之念，不敢跟上乱来，然而处在一块，也不能不饮，不过分就是了。

Hirschberg他又吩咐助教要学生每人做一首诗，记述游事，给他看，这个更是作难，诸人所作的诗，乱诌胡说，煞是可笑，由此我就减低这次大旅行的兴趣了。

我们晚上，齐集在LehrBahnhof车站，包了两厢，十多个人上去坐定，他们便大谈大笑，大打其牌，我就隐几而卧。三等车非常之不舒服。到了第二早晨，便到了鹿山Hirschberg，下车